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總集類三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二十六卷精抄本

宋魏齊賢葉棻編

昔吾從縉紳先生游而得其論寶之說夫所謂寶者焜燿瑰奇鏗鏘溫潤世之美瑞國之重鎮周傳漢佩虞求罕觀易連城照十二乘曾未得

其髣髴也然必聚於沆漭之巨浸蘊於不可測識之深淵元甫之邃崑山之巔元氣鍾之造物蓄之然後芒寒色正爍爍乎牛斗之間豈蹄涔培塿之所能有哉今夫墨莊口有天下之書雖三閣四庫之儲道家蓬萊之所藏者相埒也故家有藏書之富鉅鹿魏君仲賢南陽葉君子實實倘徉其間儲藏之豐奚啻插架三萬軸而已一日合并且欲集本朝名公雜著之文以惠同志於是各出所有綰館以居之巨篇奧帙奇書秘字充衍其中以我聖朝之文卓冠前古而二

珺八窗玲瓏旁搜遠紹類以成帙凡世用之文
靡所不備燦燦珠璣炳炳瑚璉如淵海之藏如
府庫之羨吾昔所聞搢紳先生所謂寶者此焉
當之矣蓋將披襲以冰蠶繭之光薦之以漆仍
几之安盛不貴哉予往者守官　陽於書市經
從爲款二君走書言其大概屬予序之予不得
辭紹熙改元庚戌八月朔南徐許開仲啟序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二十卷 宋刊本　周九峰朱朱英舊藏

宋樓昉編

上缺則又何足以爲文迂齋樓　文名於時士

之從其游者一　授皆有師法間嘗采集先
　以來迄於今世之文得一百六十有八篇
爲之標注以諗學者凡其用意之精深立言之
警拔皆探索而表章之蓋昔人所以爲文之法
備矣振觀公之去取至於伊川先生講筵二疏
與夫致堂澹齋二胡公所上高廟書彼皆非斬
以文著者也而顧有取焉毋亦道統之傳接續
孔孟忠義之氣貫通神明殆所謂有本者非耶
然則公之是編豈徒文而已哉昔之論文者曰
文以氣爲主又曰文者貫道之器也學者其亦

以是觀之則得所以爲文之法矣公名昉字暘叔鄞人迂齋其自謂也寶慶丙戌嘉平月旣望

永嘉陳振孫序

迂齋先生深於古文嘗擬取菁華呂惠四明學者迨分教金華橫經璧水傳授寖廣天下始知所宗師森叢偕先生季弟爲館下生就得繕本玩味不釋恨未鋟梓適先生守莆幸偷冷官因朋卯請盡得所藏自先秦迄于我宋上下千餘年間其纇出者網羅無遺軼籍謂古今文章浩無津涯學者窮日之力不翅河伯之望海若此

編鉤玄而提要抉幽而洩庾波詭濤譎星回漢
翻眩晃萬狀一經指摘關鍵瞭然其幸後學宏
矣予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先生之於
文其知味也歟寶慶三禩合沙陳森謹跋

文者載道之器古之君子非有意於爲文而不
能不盡心於明道故曰辭達而已夫能達其辭
於道非深切著明則道不見也此文之有關鍵
非深於文者安能發揮其蘊奥而探古人之用
心哉四明樓公假守莆邦積其平時苦學之力
紬繹古作抽其關鍵以惠後學廣文陳君鋟諸

梓以傳之使世學者優游而深求饜飫而自得豈惟文章之能事可畢古人之用心於是乎可推也寶慶丁亥端月既望延平姚琟敬跋

黃氏手跋曰汪齋標註崇古文訣非世間不經見之書也即舊刻亦非罕有余辛酉游京師見殘宋刻而補抄者卷有吾郡西崦朱叔英圖記因遂收之入諸百宋一廛賦中其所存宋刻卷數注藏瞭然也適書友又攜一宋刻殘本來係葉石君舊藏中可配前缺卷因遂命工重裝竟成全璧始歎物之會合有緣此兩宋刻之殘而

復完實爲難得矧經吾郡諸名家所藏而一歸余手兩美頓合豈不幸與嘉慶丁卯夏至日復翁黃丕烈謹識

又曰丁卯冬余友夏方米之尊人容庵丈出其舊藏宋本崇古文訣屬爲裝潢檢視之知亦係諸宋本湊合而成卷端有序無目因從宋本原有序之存者影寫置余本首其中更有奇者多與葉石君舊藏本合而周九松舊藏本間有失葉在余本內即如卷十六末葉是也彼所錯出又係余本之失葉顛倒錯亂雖遇之而不能仍

正之是可歎已夏丈寶愛其書思裝潢卒因貲

不貲索書去又遠館洞庭蹤跡不常晤未及將

兩書原委告之戊辰正月下弦日復翁又識

案此宋刊宋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三

字卷中有吳郡西𪾢朱叔英書畫印朱文長印

西𪾢朱文長印叔英朱文方印士禮居朱文方

印丕烈蕘夫朱文二方印

新刊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三十五卷明吳邦楨刊本

宋樓晚編

姚班序寶慶丁亥

陳森跋　寶慶三禩

成都文類五十卷　明刊本　吳枚庵舊藏

宋程遇孫等編集

天地之祕藏發而爲名山大川山川之秀靈斂而爲文章華藻二者相爲頡頏而光明焉也兩京三都之賦摹寫天地繪繡山川絢道德掞天庭潤金石諧韶濩與乾坤造化周流盛大於宇宙之閒千百萬世下而知有兩京三都者以此文也然則天地山川而可無此文哉而可以不傳此文哉益古大都會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

之盛奇觀絶景仙游神跡一草一木一丘一壑
名公才士騷人墨客窺奇吐芳聲流文暢散落
人閒何可一二數也凡此者寻來三年亦旣略
睹矣或曰兩京三都以賦而傳使無傳焉斯文
泯矣然則錄漢以來其文以益而作者今獨無
傳可乎有益都斯有此文此文傳益都亦傳矣
爰屬寮士摭諸方策裒諸碑識流傳之所膾炙
友士之所見聞大篇雄章英詞綺語折法度極
眩耀其以益而文者悉登載而彙輯焉斷自漢
以下迄於湻熙其文總凡一千有奇類爲十一

目蘉爲五十卷益之文玆備矣嗟乎後世之士豈無浮沅湘由巴蜀　如司馬子長者乎豈無上瞿唐過夔梓賦雪錦如杜少陵者乎又豈無自西蜀歷荆楚棲遲山水間如田游巖者乎郲復得如二三公者而訪斯益學斯文焉則知淸渲閬闠至大至廣之內而有所謂蜀蜀六十州亘五千里之內而有所謂益益都無量江漢炳靈之內而有所謂文者其不在此書乎此無負於益慶元五年二月望日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四川安撫制度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建

安袁說友謹序

迪功郎監永康軍崇德廟扈仲榮迪功郎新差

充利州州學教授楊汝明從事郎廣安軍軍學

教授費士威從事郎前成都府府學教授何悳

固文林郎山南西道節度掌書記宋德之文林

郎前利州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趙震宣教郎

新奏辟知縣州魏城縣主管勸農公事徐景望

奉議郎新雲安軍使兼知夔州雲安縣主管勸

農公事借緋程遇孫編集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一卷 元刊本

宋真德秀撰

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録文章者衆矣若杜預摯虞諸家往往湮没弗傳今行於世者惟梁昭明文選　文粹而已繇今眡之二書所録果皆得源流　乎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録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　賦今凡二十餘卷云紹

定執除之歲正月甲申學易齋書

眞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卷　明刊本

宋眞德秀編

崔銑序　正德庚辰

曹三暘序　嘉靖甲子

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二十卷　明刊本

宋眞德秀編

右國朝文章正宗西山眞文忠公晚歲所續也

宗簿梁公親見公手澤本而錄其門及文之經

標識者澄倚席栝山與撍教鄭君商費袁廳議

刊書以惠後學梁公出示此編如獲拱璧遂定議索諸集類入之門目次敘間有未的必反覆釋公初意稍加整比皆取正於梁公窮日夜力繙校鄭君亦分其勞凡三月而藁具又四月而工畢釐爲二十卷僅有其目者則虛寘于末一代之粲然略備或乃病其非全書夫讀書記實同出公手今已流布天下果全歟朱子嘗脩儀禮而弗克就迨勉齋黃先生信齋楊先生然後舊典禮經靡所不載安知後之君子無成西山之志者邪咸湻丙寅正月上日後學金華倪澄

拜手謹識

棆聶從事江閣󲗀文忠公之子今度支少監爲參議官公餘抑巽閣得國朝文章正宗葢公晚年所纂輯也甫筆受少監别去催錄篇目與公批點評論處攜歸山中友朋爭傳寫郡博士倪君淵道見而悦之迺謀諸鄭君瑞卿裒全文刊之學官字字鉤校幾無毫髮遺恨或疑是編未脫槀不得爲全書棆觧之曰文以理爲準理到則辭達公於論理一門最所留意學者沉潛玩索而有得焉則凡著其目而未錄其辭與它名

家有當錄而未旣者可概推也二君倬椅志所從受謹拜手書于左方後學梁椅

國朝東都之盛諸儒述作實經緯之此西山先生輯之成書以續文章正宗也比宏齋梁公得於先生家庭之親授圭分教栝山偕聯事倪君得於梁公而快所未覩將以鋟諸梓以壽其傳嗚呼性命文章豈二途哉夫文自七篇之後以鳴者莫善於韓子原道等作性命具焉其出文之道乎先生心周程張朱之學觀正宗筆削可以概見故其所次論理爲先敘事繼之論事又

繼之夫敘事論事而不先於理則舍本根而事
枝葉非我朝諸儒之所謂文也非先生名書之
本旨也惜未脫稾天弗憖遺然大綱則備矣昔
嘉定間圭大父定菴公謁先生于𦵏庭先生見
其亟稱之自是知遇最深古心先生志大父墓
所謂彊艾之季以文字締交者也今是書之傳
旣樂與朋友共又私竊自幸有以慰大父之志
于九原云後學天台鄭圭百拜敬書

妙絕古今四卷 明刊本

宋湯漢編

自序曰文章之精絕者一代不數人而一人不數篇余自春秋傳訖歐蘇氏拔其尤得七十有九首盖千載之英華萃矣時同子弟朋友吟諷之善哉今而後有過予陋巷而問軒縣者必是編也夫淳祐壬寅春東澗書

伯紀負奇材游諸公間祕監柴公敬其行西山眞公取其學南塘趙公奇其文昔余爲江東憲公餘屏致館舍論辯終日因得是編皆諸老之緒言也銖兩之必較毫髮之不差軼粱統之選而過之精矣雖然言之精者道之寄六經其元

氣也學者又當亹亹毋但求言語何讀之工而已寶祐丁巳三月紫霞老人題

赤城集十八卷 舊抄本 安樂堂舊藏

宋林表民編

天台山至晉孫興公始傳晉以前不知幾千年矣何傳之晚也自晉以來歷宋齊梁陳隋唐天台人物見簡册落落纔十數人本朝始漸盛南渡迄今始益盛而距晉亦且千年矣又何盛之晚哉得非發露之驟者盤鬱淺韜晦之久者培養深氣脈俟時數而轉旋文獻由風化而薰灼

儻會至而機動自有不容掩遏者邪由今視之履行者勳業者風節者文學者或旁睨其藩或深入其奧往往而不乏矣而又官守者寓游者於此多瑰傑焉紀興建者寫光景者於此多嘗馥焉今而往不更洋洋乎哉夫有所待而發者時也風化之所召也有所萃而存者書也亦風化之所關也初康吉林君詠道類天台集予逢吉續之而詩之屬天台者無遺矣貧窗陳公壽老修赤城志逢吉又續之而事之屬天台者無遺矣獨記序書傳銘誄贊頌之文天台集不暇

載赤城志載不盡者逢吉復分門會稡并詩爲一號赤城集凡若干卷而前後太守丁侯壽沈侯堅爲鋟之梓於是前所謂履行者勳業者風節者文學者官守者寓游者紀興建而寫光景者一啓卷咸彰彰焉蓋自有宇宙至晉不知幾千年自晉迄今亦且千年而天台人物之盛繇得萃於此書君子推本之以爲是本朝風化之所召台之大夫士讀是書而知其故必將慨然奮厲期無負君師以自昭於不朽孰謂於風化無關乎逢吉名表民淳祐八年八月既望朝散

大夫新除直敷文閣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權

隆興府吳子良序

中興羣公吟藁戊集七卷 舊抄本 黃蕘圃舊藏

宋陳起編

案中興羣公吟藁凡四十八卷百三十五家見

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今僅存戊集殘帙七卷

嘉慶中石門顧氏彙刻南宋小集見知不足齋

藏宋槧本謂其版式與羣賢小集無異定爲陳

起所刊取附集後今所列三十册三十一册是

也顧槧以目錄經書賈翦割未以付梓此從鮑

本傳錄目之末葉有中興江湖吟葉字按四
庫提要云考永樂大典所載有江湖集前集後
集續集中興江湖集諸名則此爲江湖中興集
之一無疑讀書志雖未著編輯者之名而顧氏
定爲陳起似可信也

西漢文鑑二十一卷東漢文鑑二十卷　明刊本

宋石壁野人陳鑑編

或有問於余曰子之馳騁古今貫穿史傳而謂
史可節乎它史猶可而謂漢唐三史可節乎今
子之纂節三史固矣又何爲摘出三史之文而

別爲一編試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漢唐正史萬代取信奚庸一字加損特以科舉之習不容不纂取其要余白首場屋深知其然漢唐三史連編累牘寸晷之間何能遍覽書肆節本十不一二無可搜閱余是以冒然爲之葢有得夫先正採取史集要言之義至若名公鉅卿忠言嘉謨見之史傳不可概舉何敢一字妄加節略惟其不容節略是以別爲一編故不摘出無以表一時言論之切不繫諸朝無以知當時聽從之美覩一代之奏言則知一代興衰之故觀一篇

之首末則知一篇奏述之由史有不足則旁搜
他書如平子之賦二京張說之頌封禪韓子之
原道柳氏之鐃歌要亦吾儒之不可闕者或取
之選或取之粹或取之集中皆此類也漢唐史
節積十餘年而功始竟三史之文編纂告成姑
以述其大概云爾安將末學破裂舊史知我者
其以是乎罪我者其以是乎端平甲午石壁野
人建安陳鑑拜手稽首謹書

璧經室外集曰漢文鑑二十一卷宋陳鑑編按
鑑建安人自稱石壁野人乃南宋遺民此書不

載宋史藝文志惟見明人百川書志及千頃堂書目其文皆採自史傳不無刪節之病然就西京文纂錄其要可以為讀史之助與前次所錄東漢文鑑同為宋時巾箱本合之成全璧云

箋註唐賢三體詩法二十卷 元刊本

宋汶陽周弼伯弢選高安釋圓至天隱註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體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用也聖人之論詩如此後世之

論詩不容易矣後世之學詩者捨此而他求可乎近世永嘉葉正則水心倡爲晚唐體之說於是四靈詩江湖宗之而宋亦晚矣聖人之論詩不暇講矣而漢魏晉以來河梁柏梁曹劉陶謝俱廢矣又有所謂汶陽周伯弜三體法者專爲四韻五七言小律詩設而古之所謂詩盆付之鴻荒草昧之外矣其說以爲有一詩之法有一句之法有一字之法止於此三法而江湖無詩人矣唐詩前以杜李後以韓柳爲最姚合而下君子不取焉宋詩則歐梅黃陳爲第一渡江以

後放翁石湖諸賢詩皆當深玩熟觀體認變化雖然以吾朱文公之學而較之則又有向上工夫而文公詩未易可窺測者也近高安沙門至天隱乃大魁姚公勉之猶子聰達博贍禪熟文熟詩熟又從而註伯弜所集之詩一山魁上人回之方外交也將礦砂南峰袁公之命俾回爲序以弁其端云大德九年乙巳九月初六日紫陽山虛叟方回序

箋註唐賢三體詩法二十卷　明刊本

宋汶陽周弼伯弜選高安釋圓至天隱註

吳春序　嘉靖二十八年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繩尺十卷　明刊本

宋京學學諭筆峰林子長箋解鄉貢進士梅墅

魏天應選編

文章軌範七卷　明刊本

宋廣信叠山先生謝枋得君直批點

龍膺序　萬歷己酉

榮王序　萬歷己酉

龍膺序　萬歷丙戌

榮王序　萬歷乙卯

王佐跋

王佐又跋

吳都文粹十卷 舊抄本

宋蘇臺鄭虎臣集

名公書判清明集殘本二百三十二頁 宋刊本

不著編輯者姓氏

科玉條中流出久而 稟以公天下蓋欲

見 也方今文士 以所

見於 書判者特易事耳而余欲 重

之毋乃以雕琢敎玉人耶然人之有師官之有

又烏可曰姑舍是景定歲酉日長至幔
亭　孫引

案此宋刊宋印本每頁十八行每行十六字各家書目皆未著錄惟竹汀日記曾及之

文房四友除授集一卷　宋刊本

宋鄭清之撰

淯祐丙午安晚先生以少師領奉國節鉞留侍經帷寓第湧金門外養魚莊日有湖山之適僕時備數校讎府官閑無他職頗得奉公從容一日謂僕曰某嘗爲文房四友除授制誥因官湖

外而歸舊稿蠹蝕不復存今僅能追憶一二語僕因請聞其略公曰容某思之又數日公連以數則示教曰余因子之請遂得追補成之僕讀而喜曰此前人文集所未有也然既有除授而無謝可乎遂各爲牽課表啟一首以呈公大加稱賞且曰屢嘗以詞翰薦兄信不辱所舉矣僅諾之聳並而他人未之見也踰年公再入相僕謹閟不敢出今既得請補外無復爭名求進之嫌因取而刊之郡齋庶與日知希逸所以辱知於公無他謬巧又知公於友朋游聚不過以文

字爲樂而位窮公相嚴德具富健筆雄詞不少滅退巧而不斷雅而能華亦非晩輩所可企望其萬一也湻祐戊申臘月朝奉郎直祕閣權發遣與化軍兼管內勸農事林希逸序

湻祐庚戌客京師一日於市肆目文房四友除授集制誥各一誥二乃青山鄭公代王命也表三啟一乃竹溪林公代四友謝也倣其體而異其詞者各一乃後村劉公鳩集隱微以彰其博也昔薛稷加四友以九錫至玄香太守猶吐異氣結樓臺以旌其善況今文章宗工游戲炳蔚

四友有知　小渠澤焜耀乎然旁搜博採事證不遺繼之者幾不能贊一辭予中表李幾復且作一奏三狀代辭免吁至是又窮矣小子狂簡輒爲彈文一駁奏三以附編末非曰仇四友而招其過也進退之正或者尚有取焉則猶得與修竹彈甘蕉伍言辭蹇拙引援潤疏極知僭踰斯文之先覺鍼砭之紫陽後學胡謙厚謹序

善誘文一卷　宋刊本

宋丹穴陳錄編

丹穴老人吾家之長兄也僻好編集戒殺之文

傳於世因戒而得善報者則編之因不戒而得
惡報者則不敢編也雖然猶慮人不喜觀復以
前賢警世格言渾殽乎其間聊欲誘人之一覩
也或問之曰丹穴老人何若如是吾兒乃屈指
笑而言曰予不願如楊贇得玉環予不願如宋
郊奪魁選予不願如竇禹鈞有五枝芳予不願
如黃兼濟登仙籍但願予在世蔬食菜羹不敢
不飽飯蔬飲水樂在其中如斯而已盡乎天年
旣沒之後願如壽師不見閻王徑歸淨土得幸
西方聖人講論佛道且無輪迴之苦死喪之戚

豈不樂哉吾兒喜得此理欲與世人共之俾弟鍊趣刊板而印施之目曰善誘文噫觀吾兒之所編則善誘之意可知矣嘉定十四年辛巳歲重陽日弟鍊再拜謹序

丹穴老人授余善誘文一卷喜不自勝玩味無已嘗惟乎童稚見果餌則喜見書卷則惡又惟乎羝羊見草則悅見豹則戰今之不樂為善者有如童稚之惡書卷也一旦見閻王又如羊之畏豹也可不懼哉吾儕在今日要當窒慾之好節規利之私則善在其中矣東坡嘗以為善

悟空之語告魯直其言曰雞鳴起爲善蝶化夢歸空孟子言爲善必與爲利並稱以垂誡東坡言爲善乃與歸空聯何以自警未必孳孳爲善東坡猶以爲空耳況敢爲利爲惡乎願假軻軾之言警乎世少助丹穴編施之萬一也木石居士虞舜徒跋

獻醜集一卷 宋刊本

宋許棐撰

閩女舞妝自謂天下色也出見施嫱始知獻醜

乎以詩文 者也自重 之餘戶外事一不

以綴意獨嗜筆硯如奇聲美味每有題者必捐几嗟賞謂意語天出不知前有古人今有作者及示人人傳以為笑始悔不藏之也然則醜可藏乎曰不可安知不有窺而笑者哉抑可禁乎曰不可　禁笑則愈笑也與其藏醜而人窺笑禁笑而人愈笑孰若獻醜之笑之為快也故名其集曰獻醜嘉熙丁酉中秋日梅屋許棐自序

騷略三卷　宋刊本

宋高似孫續古撰

離騷不可學可學者章句也不可學者志也楚

山川奇草木奇原更奇原人高志高文又高一發乎詞與詩三百五文同志同後之人沿規襲武摹倣制作言卑氣㬪志鬱弗舒无復古人萬一武帝詔漢文章士修楚辭大山小山竟不一企況騷乎嗚呼詩亡矣春秋不作矣騷亦不可再矣獨不能忘情於騷者非以原可悲也獨恨夫騷不及一遇夫子耳使騷在删詩時聖人能遺之乎嗚呼余固不能竄原作猶或知原志者輒抱微款妄意抒辭題曰騷略越山川曾失舜禹作愁椷帝作思禹又經句踐君臣作越王臺

作嗚夷子皮哭爲越所滅失於棄胥也作浙水府始皇東遊以功祓石作秦游王謝諸人殊鍾情於越迄爲蒼生一起作東山其以德著于賸祠者侑之歌作江夫人作嵎山雨命之曰九懷

嗚呼後之視今今之視昔也知我者騷乎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五　存齋雜纂之十八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總集類四

選編省監新奇萬寶詩山三十八卷　宋書林葉氏廣勤堂刊本

宋葉景逵編

天下之寶多矣夫有天下者以道德爲寶有國家者以政事爲寶文學之士所寶經書豪富之家所寶珠玉仁親以爲寶惟善以爲寶不貪以爲寶此仁人賢士之寶也若夫唫咏風月繪畫

烟雲擷章摘句以詩賦為寶此亦皆本夫性情之正而達於政事之體也蓋詩自虞廷賡歌以至周召雅頌之什皆古聖賢制作以淑人心而垂教法雖閭巷俚俗之謠聖人亦有取焉三百篇以降作者非一宋以詞賦科取士故有省監之詩而文人才子業於是者未免淘金揀玉以用其心詞語之華篇章之粹實希世之寶也書林三峰蔡景達氏掇拾類聚繡梓以傳于世目之曰萬寶詩山俾後學者有所矜式其用心亦弘矣梓成攜以示余因屬余敘余惟夫子有言

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至於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士君子誠意正心之要進德修業之方與夫爲郊廟格神人以鳴國家之盛者皆由詩而致務學之士其可忽諸余不敏特以此敘其概云雍作噩歲重九日莆陽余性初敘

右此宋書林葉氏廣勤堂刊本每頁三十行每行二十五字宋時兎園册也王氏孝慈堂書目著錄

三國志文類六十卷 舊抄本

文選補遺四十卷 明刊本

宋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門人譚紹烈纂類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所謂成章者庸知其非著書立言之謂蓋歸而刪詩定書贊易作春秋正禮樂以垂世立教所以裁之者在此矣聖師既沒諸子百家騖於立言或著書或爲文使行聖喆出而裁之取其合者去其離者以淸天下之耳目而能言者亦得以自見豈非後學之深幸惟

無人以任斯責而言語文字爛熳四出於天下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其傳不傳何可勝道蕭統索古今文士之作粱並而選三十卷雖其去取不免失當然收拾於散亡微統之力不及此作者之得傳後人之得有所見詎可謂統盡無功哉有志斯文者補之正可也而承襲蘇氏之說便相詆訾亦不恕哉吾友陳同甫少講學家庭閱文選卽以網漏舟爲恨以爲存封禪書何如存天人三策存劇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事存魏公九錫文何如存蕃固諸賢論列出師表

不當刪去後表九歌不當止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當止存涉江漢詔令載武帝不載高文史論贊取班范不取司馬遷淵明詩家冠冕十不存一二又以爲詔令人主播告之典章奏疏人臣經濟之方略不當以詩賦先奏疏矧詔令是君臣失位質文先後失宜遂作文選補亦起先秦迄梁間以先儒之說及其所以去取之意附于下方凡四十卷此書傳非特蕭統忠臣而三代以後君臣出治之典章輔治之方略皆可考見其爲世教民彝之助不細文云乎哉而同俑

猶未欲出其書舒所藏未備選未盡也余曰舉爾所知而已矣何必博之求哉於是同備慨然出是書刻之不靳同備好學有志之士既成是書又將取蕭統以後迄于今作文選續以廣文粹文鑑之未備書成尚當以余文托君不朽廬陵趙文撰

蘇門六君子文粹七十卷 明刊本

不著編輯者姓氏 淮海文粹十四卷後山四卷濟南五卷濟北二十一卷宛邱二十二卷豫章四卷

錢某序 崇禎十六年

陳繼儒序

詩家鼎臠二卷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不著編輯者姓氏

勞氏手跋曰此曝書亭抄本頃以文瀾閣本相勘首葉所缺正同其作者姓氏每多漏脫有從旁題識其即從圈與否不可知既据此校彼一過亦略注一二異字於行間焉咸豐丁巳七月十九日勞權書

又曰偶閱類編花果卉木全芳備祖於前集第

十九卷桐花類見引鼎臠集詩旋檢是編則方
士繇崇安分水道中後二句也始信此書出宋
人所選不必以未見著錄致疑矣第不知選手
姓名意當有序引而今脫佚尚冀異日攷得之
八月二十有一日鐙下又記於丹鉛精舍是日

蟫隱初度

詩家鼎臠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不著編輯者姓氏

柴氏四隱集二卷　舊抄本

宋國史秋堂柴望瞻岵居士柴隨亨澤臞居士

柴元彪柴元亨撰

道州台衣詩集自敘曰道州台衣云者短而不佳之謂也台衣可著道州者不可著台衣可賣道州者不可賣不可著不可賣謂之短而不佳也亦宜併儒者戲衫俳優曳練裙襯者適以捧腹余詩類是故曰台衣嗟乎學詩四十年吟咏數千首求其優柔和平哀樂中節可以詔來而有關乎世教者蓋百不一二也但其間所以有可存者則以感時對物撫景傷情於發不恤緣之心彼黍離離之懷非此無以自託有不可已

者在焉是則猶有取也詩凡三變丙午歸田爲一變壬子渡江爲一變庚午泛舟赤壁又一變二十七年間凡三變數千首中删餘僅二百暇日取删藁更閱之猶未盡愜初意況望追風雅之萬一乎然則詩難矣哉安得不以道州台衣名宋遺臣柴望識

涼州鼓吹詩餘自敘曰涼州鼓吹山翁詩餘藁也詩餘以鼓吹名取諸歌曲之律云耳夫詩可歌功德被金石而垂無窮其來尚矣自蕢桴土鼓泄而韶濩桑間濮上轉而鄭衛玉樹後庭變

而霓羽于是亡國之音肆正雅之道熄悲夫詞起于唐而盛于宋宋作尤莫盛于宣靖間美成伯可各自堂奧俱號稱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當别家數也大抵詞以儁永委婉爲尚組織塗澤次之呼嗥叫嘯抑末也惟白石詞登高眺遠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託物寄興之思殆與古西河桂枝香同風致視青樓歌紅牕曲萬萬矣故余不敢望靖康家數白石衣鉢或髣髴焉故以鼓吹名亦以自況云爾幸同志者詳之宋遺臣柴望識

昔有騷客張雲谷見公集評云憂國聲詩足追
大雅匡時諫草可續三謨識者以爲確論至其
詩餘諸稿可與美成伯可比肩顧自謂髣髴白
石衣鉢者謙語耳自新嘗記數闋每對諸名家
謳之靡不傾耳悚聽惟恐其易盡焉萬歷丁亥
舉祀鄉賢復於蠹簡中蒐採僅得十首然多亥
豕考而正之錄呈宗師蘇臺云十二世孫自新
識

襪線稿詩集自序曰襪線無寸長見者短之余
兄歸田翁泛沅渡淮遊赤壁登廬阜客西河三

十年以吐吞山川之奇靡與乾坤淸氣諸老交
盟以詩晩年僅僅得删餘二百篇曰道州台衣
猶未免乎短而疎劣之嫌也余侍歸田翁吟几
閒又三十年雖家庭短䕶粗緪三尺其如伎倆
短之又短何非詩之難而工之難也昔韓昭以
文名乎蜀李台嘏嘲之曰韓八座事藝如折襪
綫無寸長吁余詩類是因以襪綫名吾藁而後
知台衣之言未若吾襪綫之短爲之甚云宋遺
臣柴元彪炳中甫識

詩苑衆芳一卷　影宋鈔本

宋吳郡梅溪劉瑄伯玉編

某氏手跋曰丙辰春余姻家樂潛陳氏購得宋槧本因屬抄胥錄此冊忽已帀月雨窗漫讀一過賓研記

學經堂外集曰詩苑衆芳一卷此書影元鈔本首題吳郡梅谿劉瑄伯玉編所選諸家詩潘牥章康黃簡趙汝談方萬里鄭起潛文天祥李迪鄭傳之何宗斗蔣恢朱訥魏近思張榘張紹文張元道呂江蔣華子陳鈞蕭炎沈規呂勝之江朝卿吳龍起二十四人人一人之詩多不過十首

少或一二首計僅八十二首每人名著其字號籍貫所選之詩近體較多率皆清麗可誦蓋江湖小集之流亞而決擇精當似取法于唐人之選唐詩也

文章善戲不分卷　影寫宋刊本　汲古閣舊藏

宋三山鄭持正編

余自幼讀祖父書未嘗輟卷雖殘編斷集亦不敢棄去一日偶閱得羅刻數紙有曰毛中書金法曹之類者在焉初莫知爲何文也去秋友人起莘王君見示一編題曰文房茶具圖贊則知

吾家所藏本即此是也遂錄而完之既成繼又得羅氏十夫八仙者攷之次第則取於茶具恐好事者因玉川先生而出故亦列職以爲是編第欠其序引耳所以失作者之姓名俟博聞者訂而益之姑集爲一卷編簽曰房闥羣珍不亦可乎刻梓於介然堂或可助文房談麈之萬乙庶亦知文章家之善戲謔者也元統改元歲暮日古雍後學樊士寬雪舟謹託姓名於卷末

翰苑英華中州集十卷中州樂府一卷 元至大刊本

金元好問輯

商右司平叔衡嘗手抄國朝百家詩略云是魏邢州元道道明所集平叔爲附益之者然獨其家有之而世未之知也歲壬辰予掾東曹馮內翰子駿延登劉鄧州光甫祖謙約予爲此集時京師方受圍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明年留滯聊城杜門深居頗以翰墨爲事馮劉之言日往來於心亦念百餘年以來詩人爲多苦心之士積日力之久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亡計所存者才什一耳不總萃之則將遂湮滅而無聞爲可惜也乃記憶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隨

郎錄之會平叔之子孟卿攜其先公手抄本來東平因得合手所錄者爲一編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當以甲乙次第之十月二十有二日河東人元好問裕之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三十行每行二十八字卷末有木記曰至大庚戌良月平水進德齋刊

二妙集八卷 舊抄本

金段克己成己撰

前有世德碑虞集撰

中州遺老值元興金亡之會或身沒而名存或身隱而名顯其詩文傳於今者竊聞一二矣有

如河東二段先生者則未之見也心廣而識超
氣盛而才雄其蘊諸中者參衆德之妙其發諸
外者綜羣言之美夫豈徒從事於枝葉以爲詩
爲文者之所能及哉于時干戈未息殺氣瀰漫
賢者辟世苟得一罅隙地聊可娛生則怡然自
適以畢餘齡幾若澹然與世相忘者然形之於
言間亦不能自禁若曰寃血流未盡白骨如山
邱若曰四海疲攻戰何當洗甲兵則陶之達杜
之憂蓋兼有之其達也天固無如人何其憂也
人亦無如天何是以達之辭著而憂之意微後

之善觀者猶可於此而察其衷焉佀氏諱克己字復之人稱遯庵先生在金以進士貢金亡餘廿年而卒終身不仕仲氏諱成己字誠之人稱菊軒先生在金登進士第主宜陽簿年過八袠至元閒乃卒雖被提舉學校官之命亦不復仕遯翁之孫輔由應奉翰林歷臺閣今以天官侍郎知選舉邂逅於京師出其家藏二妙集以示一覽如覩靖節三復不置已而歎曰斯人也而丁斯時也斯時也而毓斯人也昔之耆彥嘗評二翁謂復之磊落不凡誠之謹厚化服摹寫

葢得其眞寻亦云然翰林學士資德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臨川吳澂序

賈定跋 成化辛丑

註唐詩鼓吹十卷 元刊元印本

金元好問編元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郝天挺註

鼓吹者何軍樂也選唐詩而以是名之者何譬

之於樂其猶鼓吹乎遺山之意則深矣中書左

丞郝公嘗遺山先生無恙時嘗學於其門其親

得於指授者葢不止於詩而已公以經濟之才

坐廟堂以韋布之學研文字出其博洽之餘探

隱發奧人為之傳何為之釋或意在言外或事
出異書公恐取而附見之使誦其詩者知其人
識其事物者達其義覽其辭者見其指歸然後
唐人之精神情性始無所隱遯焉嗟夫唐人之
於詩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
深矣非公不能發比興之藴世之學詩者於是
而紬之繹之厭之飫之則其為詩將見隱如宮
商鏘如金石進而為詩中之韶濩矣此公晝後
學之心而亦遺山裒集是編之初意也耶公命
為序不敢辭謹序其大略如此至大元年九月

十二日吳興趙孟頫序

鼓吹軍樂也大駕前後設役冠百人其器惟鉦鼓長鳴中鳴戚篥笛金革竹無絲惟取便於騎作大朝會則置案於宮懸間雜而奏之最聲之宏壯而震厲者也或以旌武功而殺其數取以名書則由高宗退居德壽嘗纂唐宋遺事為幽閑鼓吹故遺山本之選唐近體六百餘篇亦以是名豈泳歌之其聲亦可匹是宏壯震厲者乎嘗從遺山論詩於西崑有無人作鄭箋之恨漫不知何說心切易之後聞高吏部談遺山論義

山谿瑟中四偶句以爲寓意於適怨清和始知謂鄭箋者殆是事也遺山代人參政翀公書也呼三百五篇經删隼之後得毛訓鄭箋而六義始大明於天下漢魏而下之詩選於蕭統得六臣之註而候蟲時花皆能感人觀聽若唐詩則寄興遠而鍛鍊精持律嚴而引用邃簡婉而不迫丰容而有度左轄公三十年歷登顯要而酣情鉛槧抉隱發藏必欲覽者開卷瞭然吟諷蹈詠之餘由是進於溫柔敦厚之教是亦風遺俗美之基也歌喜起於虞庭頌猗那於周廟又元

臣輔治之極功至大戊申淛省屬儒司以是編鋟之梓僕實董其事工將訖唐公適以使事南來命僕序僕以諸閣老雄文在前謝不敢公命至再用拜手書于編末是年六月十又八日蜀西武乙昌謹序

唐一代詩人名家者殆數百體製不一惟近體拘以音韻嚴以對偶起沈宋而盛於晚唐迄今幾五百年未有能精其選者國初遺山元先生爲中州文物冠冕慨然當精選之筆自太白子美外柳子厚而下凡九十六家取其七言律之

依於理而有益於性情者五百八十餘首名曰唐詩鼓吹如韶章舉於廣庭百音相宣而響發管籥實張其要眇也然選既精矣而詩人指趣非學識深詣者莫能發之今中書左丞新齋郝公以舊德爲時名臣蚤嘗講學遺山之門念此詩不可無註於是研覃精思爲之訓釋詩人出處皆據史傳詳著下方使當時作詩之旨悉浮游於辭氣之表而遺山擇詩之意亦從是可見眞天壤閒奇新齋視爲鄉先生自童子時嘗親几杖得其去取之指歸恐其遺忘以易數寒暑

之勤既蘄所聞與奇文隱事之雜見它書者悉附諸下則公可當元門忠臣其又鄭箋之孔疏歟公將種也父兄再世數人皆長萬夫於鼓吹之陪襟裾之遊繡幰者似已飫聞晚乃同文人詞士以是選爲後部寂寂而自隨無已太希聲乎其亦宏壯而震厲者有時乎爲川也兵志有之不恃敵之不我攻走闘江南詩學豈有元戎壇有精騎假有詩敵挑戰而前公以元戎據機於中無有精騎孰與出禦走險知詩或少數年使得備精騎之一曲橫槊於筆陳間必能闖壘

得僞而還惜今白首不得從公一振凱也公由
陝西憲長以宣撫奉使河淮之南欲序故燧昔
此

新齊郝公繼先註唐詩鼓吹集成旣命江東謝
政內翰姚公端父爲之序而屬摯跋于篇末唐
詩鼓吹集者遺山先生元公裕之之所集公以
勳閥英胄幼受學遺山公嘗以是集敎之詩律
公慨師承之有自故爲之註曰朝廷更化公繇
參綜廉問之重將指方岳宣德澤予方自渊湘
謝病北歸過公廣陵出是集予伏而讀之公於

是乎不唯篤在三之義其旁搜遠引雖專門詞學華皓鉛槧有所未逮迺以宦遊餘暇採摭奇奥迄以成書至於謝豹紅翠錦瑟之類又有得於古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此政博物洽聞之士之所願見也公方以賢已爲誘大君子之約於處已而不伐善若是謙矣哉予幼讀是集於一代盛作蓋嘗神會宮商耳隱鏗鏘矣至其趣韻沖適則甚愛王右丞韋蘇州韶秀超遒則最喜劉賓客杜紫微此言評詩非註詩也雖然以公用功是編之久且深也何嘗葛巾羽扇質

此言平山欄檻之間其必有所折衷大德七年
倉龍癸卯六月三日後學涿郡盧摯後序
案此元刋元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小
字雙行板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卷首有子昂
手書序刻手極粹頗有神肖

河汾諸老詩集八卷 明刊本

元 横汾隱者房祺編

近代詩人遺山元先生為之冠先生太原人太
原境與平陽接河山勝槩地土所宜習俗所尚
古今人物不殊至如師友淵源文章正脈略與

之等故河汾間諸老與天下人材無讓麻貽溪與元老詩學無慚古文出其右公言也張石泉房白雲與元老遊從南者子颺子京二陳昆仲與元老或詩或文數相贈遺者遯庵菊軒行稷亭二段之目與元老相次登第者曹兌齋與元老同爲省掾日以文詩講義者或曰兌齋雲中應人也吾于列河汾之間得無附會歟不然兌齋之先誠應人自客汴梁北渡居平陽者三十年餘發明道學爲文楷式指授後進桃李光輝盈溢其門或教授鄉里或宦達四方有一二子叔

舉季行文筆亦盛傳而況狀元王公趙城人曹
之外父也兒齋生而隱德光輝汾晉沒而北隴
在也豈非吾鄉先生歟夫諸老之詩有深而沖
澹如陶柳者有豪放如李翰林劉賓客者有輕
俗近雅如元白者有對屬切當如許渾者有騷
雅興義古風大章浸入于杜草堂之域者往年
吾友楊君仲德議成此集不幸早世仲德有云
不觀遺山之詩無以知河汾之學不觀河汾之
詩無以知遺山之大不觀遺山河汾之作不知
唐人諸作者之妙不觀唐人之作不知三百篇

六義之深意予今纂錄自貽溪至兌齋凡八人得古律詩二百一首號曰河汾諸老詩集嚶嚶郝先生序文於前甚備不肖繼言于後才識淺陋不能盡其蘊雖然吾鄉學者如林有能纂河汾之派觀是集者知所興起云大德辛丑歲二月望日横汾隱者房祺序

河汾諸老詩集者迺大同路儒學教授房先生之所編也予一日得之惜乎諸老一代高名百年清氣已嘗遍白于天下是集未嘗流布也皇慶癸丑夏特命工鋟木以廣其傳然而諸老之

學又豈專乎詩也出處大略已見前序今書是
說以告夫後之學者不爲無益云六月吉日尊
賢堂高昂霄具白

梅花百詠一卷 舊抄本

元馮子振倡詠釋明本和詠

天下同文集四十四卷 舊抄本 馬寒中舊藏

元廬陵周南瑞敬輯 目錄後有隨所傳錄陸
續刊行八字闕卷十七十八卷三十一三十四
三十五四十一凡六卷

唐劉夢得敘柳子厚之集曰文章與時高下政

臘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振作者慨以爲知言予獨嘗謂夢得之辭則高矣美矣以其時攷之則未也唐人盛時在貞觀開元間其時稱歐虞褚薛最後稱燕許大手筆今其文可睹也及貞元元和來以韓柳著比至德爲盛而去混一之初則有間矣才未必皆福福亦自掩其才因使人思易所謂吉人辭寡者其福未易量也此則所謂時也吾取以敘周南瑞所刻天下同文質直宜嗚呼文章豈獨可以觀氣運亦可以論人物余每讀漢初論

議盛唐詞章及東京諸老文字三千年間渾一盛時僅此耳彼作合暫聚者其萎弱散碎固不得與于斯也然此盛時作者如渾河厚嶽不假風月爲狀如偃松曲柏不與花卉爭妍風氣開而文采盛文采極而光景消夢得之言之也不自知成者已及於極也方今文治方張混一之盛又開闢所未嘗有唐盛不足爲盛搢紳先生創自爲家述各爲體功德編摩與詩書相表裏下逮衢謠亦各有烝民立極之學問南端此編又得之絕公大筆選精刻妙則觀于此者豈可

以尋行數墨之心胸耳目爲足以領此哉自文選來唐稱文粹宋稱文鑑皆偉然成書他日攷一代文章當於此取焉大德甲辰第一甲子日

廬陵劉將孫撰

馬氏手跋曰近代儲藏家惟葉文莊菉竹堂書目有此亦止一册可知五十卷之外未必再有乙丙諸集也錢虞山編列朝詩以前甲爲冠意本是選余於癸未九月從汲古後人借抄時朱竹垞先生寓吳簽三倚書樓之始得一見耳原本缺十數紙竟無從補完矣花山馬思贊識

姚牧庵全集已不可見是集所載大半中州文表之漏者較閱一過爲喜而再識之寒中

古賦辨體八卷外集二卷 明刊本 林吉人舊藏

元祝堯編

自序曰古今之賦甚多愚於此編非敢有所去取而妄謂賦之可取者止於此也不過載常所誦者爾其意實欲因時代之高下而論其述作之不同因體製之沿革而要其指歸之當一庶幾可以由今之體以復古之體云

錢溥序 成化二年

宋詩拾遺二十三卷 舊抄本

元錢唐陳世隆彥高選輯

案世隆字彥高錢唐人宋末書賈陳思之從孫順帝至正中館嘉興陶氏沒于兵所著詩文皆不傳惟宋詩補遺八卷與北軒筆記一卷僅存見北軒筆記所附小傳今此本二十三卷完善無缺尚是明人抄本則小傳所云八卷尚未見全書也伏讀 四庫提要云今宋詩補遺亦無傳本則是書之罕見可知